

婚姻也需要“给力”

文/徐俊霞

峰子和红子是朋友圈里的一对璧人,男才女貌,颇为登对。一年前,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,两人喜结连理。谁知冲进围城里的日子还没有捂热乎,小两口的感情就从沸点落到了冰点。

峰子生性内敛,是个信奉说不如做的人,红子也是个在心里做事的人,性格内向,不善言辞。两个闷葫芦在一起过日子,冷战成了家常便饭。峰子晚上加班应酬,不能按时回家的时候,总是简单告之,有时难免撒点小谎,并无过多细节的交待,红子毕竟是女人,心思细腻,峰子频繁的迟归,让她心里难免疑窦丛生,偏偏她又肯当面说出心中的不满。周日,峰子说公司加班,赶一个项目,红子到超市购物,忘记家中钥匙,到峰子的单位拿钥匙,无意中看到峰子开车载了一位女子绝尘而去,心中大为不悦。回到家里,红子装作若无其事,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,对峰子的态度却比往日冷淡了许多。峰子不明就里,无端地遭到红子一次又一次的冷脸,越发放地沉默下去。

误会一点点地积累着,终于在

红子撞到峰子和一个女客户在西餐厅促膝长谈的夜晚爆发,盛怒之下,红子提出离婚,峰子百口莫辩,认为自己不过是正常的应酬,红子这么做纯属无理取闹。新婚不到一年,这对曾经恩恩爱爱的小夫妻就陷入了冷战,从相敬如宾走到了相敬如冰。

围城无大事,说起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,坦诚相待,开诚布公比藏着掖着,胡乱猜忌强之百倍。

婚姻是一场持久的“给力”战,围城男女只有彼此信任,坦诚交流,互相关爱,互相包容,将一切危机都消灭在萌芽状态,才能同仇敌忾,建立一个幸福、美满、安定的家。

我认识一对开广告公司的朋友,妻子粗枝大叶,天性散漫,是个马大哈似地的乐天派,丈夫稳重成熟,注重形象,事事要求完美,在外人眼里极为不般配的两个,小日子却过得红红火火。一次聚餐,我问及对这对夫妻和美的秘诀,丈夫说,刚开始也受不了,她烧的菜不是油放多了就是盐搁多了,让人一点胃口都没有。



希冀

文/刘清恩

不少退休老人的日子过得平淡而艰涩。伴着必得加身的种种病苦,他们常常心慌意燥满身的灰冷。天光飞逝,眨眨眼,一天,一月,一年年的就这么闪过过去熬过去了。它逼迫着人们走向苍老、衰微、迟钝、无力,渐渐失了精神,最后在病痛的折磨中,颤颤微微拿起笔画完并不圆满的句号。

张老师生前的日子便是这样的一种状态。虽然年龄距七十尚远,却早早患上了脑梗,折磨得他全身瘦弱,面色灰暗,眼睛无神,步履艰难,终于瘫在床上,动弹不得了。

他知道,他患的是重病,不要说治愈无望,就是在痛苦里挣扎着活下去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。但生命现象,心理的状态,有时真的很复杂,至于七颠八倒,如一团乱麻:有时万念俱灰,心求速死;可过不了片刻,他又万分的焦灼,恨不得肋下生双翼,立刻飞到生命的欢悦里。于是眼前又出现一点星光,心里又萌生出半点希冀:能不能求得一剂良药,让病躯转危为安?中央不是早说要给退休教师涨退休金了?两年快过去了,为啥还是发不下来?对这一点,他所以一刻也不能忘怀,是因为他花掉了所有的积蓄,手头拮据得需向亲友借钱了。其实张老师的思路并不窄,遇事都能想得开。可眼下,物价涨得快,药价涨得也快,长点退休金为啥就这么难?他心里发急,真有点想不明白了。

张老师有很强的抗痛力。头痛得钻心,痛得要裂开,他也能咬着牙抗住,挺住。昏厥中他都在抓着生命的链条,不让它断裂开来,也从没有一声的呻吟。但他毕竟太虚弱了,虚弱到就像一片落叶,在很冷的风中飘飘摇摇。一声的平淡,辛苦,许多的欣喜、无奈、感叹以至于种种屈辱,都化作无声的音符,从他的脑际中悄然消失了。消失在无限的空旷中,广大的寂寞里,他就要到这无垠的寂静中去作永恒的享用了,可是他最后一次醒来,还要颤颤地将手伸向老伴,示意她去找大夫救他,再去问问领导,退休金啥时发下来,他想摸摸它,暖暖手,暖暖心……

张老师,你在走向天国的途中,偶然回首看到了什么?是不是人间的一片热气腾腾呢?

心中有爱便是福

文/浅水

幸福这两个字实在是太诱人了,几乎每个人都想拥有,这也是人们所研究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。但不同的人对幸福就有不同的解释,有人说,有很多的钱就可以幸福了,于是不顾一切地赚钱,为了赚钱连最起码的私德也不顾了,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顾他人的死活,这样的人就算衣着光鲜开着名车住洋房也会遭人唾弃的,在外来的重压下你能生活得幸福才怪呢;也有一些人确是靠自己的努力赚取了很多的钱,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话,可心中却缺少爱,不会去爱别人,没有同情没有怜悯,他永远都是那么的自私,所以他的幸福也会是单薄的。

其实,真正的幸福不是一定要有很多的钱财,而是能够拥有一颗充满爱的心,只要你能够用心的爱别人,别人也会用心的来爱你,这就是爱的回报,你的心是诚的,别人的心也不会是假的,俗话说:心诚则灵。

因为心中有爱,所以没有了嫉妒和怨恨,心境也就自然地明朗了起来,任何的不快也会随之而消失。

爱,并不是很难,只要你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,都会有爱的能力,因为它并不是要我们付出很多,大可以简单到一个充满爱意的眼神,一张温暖的笑脸,一次真诚的握手,一个热烈的拥抱,一句不经意的问候,这些足可以让人

感到爱的存在。

爱是危难时刻伸出的一双手,失意时的几句贴心的话语,少年迷途时的一盏灯。爱是一首美丽的小诗,爱是一股流淌的清泉,缓缓地流向你的心间;爱是一朵开在佛前的青莲,幽幽地散发着醉人的芬芳。

爱是很重要的,没有了爱,人类的心会枯萎,世界将会变成一片黑暗,所以,请不要吝啬你的爱,就算你一无所有心中也得有爱,因为爱能使你变得强大,它是一双隐形的翅膀会带你飞向幸福的天堂。

试想,假如你的钱包丢了,里面有很多的钱,还有很多比钱更重要的东西,当你为此急得团团转的

时候,一只手伸到了你的面前,手里正拿着你刚刚丢失的钱包,你还没有来得及说声谢谢,那人却已拂袖而去,就算铁石心肠的你心里也会感激万分的。

君子爱财取之有道,是绝不会让钱财脏了自己的心的。心有杂念,神则会不宁,生活也会因此而失去重心。

爱是神圣的,是任何人都不得践踏的。只有将爱传递,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越来越美。只要心中有爱便会有幸福的存在。因此,在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奔波的同时也要学会爱,因为只有爱才会让我们生活变得更美好。

欢迎提供笔记,写出生活百味。
投稿邮箱:qlwbytt@126.com

连载

6

“我想买这件衣服。”乔依灵还来不及开口,一个清朗的声音便插了进来。正午的阳光正照在门口那人的身上,年轻帅气的一张脸,笑起来腼腆腼腆,有着一丝属于青春的羞涩。

正是数日来,一直与女友在她店前徘徊难舍的那个年轻人。

那男孩不自在地笑了笑,露出一口整齐放亮的牙齿,指着橱窗边那件雪白的小礼服说道:“请问这件衣服多少钱?”这样的笑容令她的心微微刺痛了起来。

她淡淡一笑道:“你明天带你的女朋友来吧,价格的事情好说,并不会太离谱。”

那男孩咬了咬嘴唇,脸红了红,固执地摇了摇头道:“不,我要知道它的价钱,是多少就是多少,我一分钱都不会少给。”

她想了想,笑着说道:“五百八。”

果然他立刻展眉笑了,像是舒出了心中一口长气,爽快地拿出钱包,说道:“好的,我先付钱,明天就带阿敏来试衣裳。”

客人离去了,乔依灵吐吐舌头笑道:“纪姐,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做生意,五千八的衣服五百八往外卖,估计亏本都要亏了。”

纪清浅只是笑,又不是亏她!章亦深说过价钱由她定,她就算把整间店送人相信章亦深也不会在乎。

次日男孩果然带了女友来试衣服,穿上很合身。那女

孩眉眼弯弯笑如画的,举手投足间绽放出极清丽的美,望向那男孩的眼中全是兴奋莫名。

乔依灵帮他们将衣物细心折好放入纸袋,两人等待的时候店内又来了几个熟客,纪清浅起身招呼,纪清浅送走客人后才发现男孩还在,他的目光正停在宣传资料上,上面清晰地显示着每一件衣物的销售价格。他脸上慢慢泛起窘迫的白,突然就走向了,朝她递过了一张名片。

她狐疑地接过仔细端详,名片做得很精致,小小的烫金字“星光晨报记者许至阳”她还是有些不明所以,那男孩的眉眼间闪过尴尬与感激之色,匆匆说道:“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”

纪清浅向她望了一眼,微微笑着说道:“这件衣服是样品,又是最后一件,它就值五百八,你不要多想。”伸手将名片推回,那男孩许至阳却摇摇头,固执地将名片塞入纪清浅的手心,眼里某种近乎卑微的自尊在执着闪烁,他不敢再看纪清浅一眼,转身拖起女朋友的手就走。

纪清浅捏着名片哑然失笑,年轻人脸皮子真薄,她能理解他获知真相后的尴尬,但是为了爱情,他肯这样地委屈自己,她觉得很难得。

乔依灵凑过来看名片,嘴里叽咕不已道:“要是我将来的男朋友也能像他这样体贴深情,真是死也值了。他对他的女朋友那叫一个深情,我都感动死了。还有纪姐,章先生对你也很好啊!”章亦深很少来这间

衣店,乔依灵来了两个月,统共也只见他两回,立刻把他奉为天神一般的人物。

“章先生是不是纪姐你的初恋啊?”乔依灵兴致勃勃地问。

初恋?纪清浅简直是哭笑不得,她的初恋怎么会是他?

她和萧勇在大学里认识,两人有着同样的家境出身,在大学里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,在那些贫困的日子里,两人相濡以沫,共同期待着明天的日子会更好。

她没想过萧勇会离开她,还在她最彷徨无助走投无路的时候。到后来她才知道,分手的真相远比他所说的要残酷许多,她就奇怪,学校里争得头破血流的留学名额怎么会轻易地落在萧勇的身上,他虽然成绩优秀,到底还不够资格抢到这样一块大馅饼。她到现在都还觉得自己傻。

听老福娓娓讲来,我和瑞恩不禁都出了一身冷汗,老福这趟杭州之旅,确实够惊险、刺激的。

“没成想这伙胆大包天的劫匪还帮了我的忙,帮我撬开了阎同君的嘴巴。差点稀里糊涂送了命的阎同君这会儿老实了,同意坦白,虽然他已不可能被宽大处理——你们知道的,黑道上的人物最痛恨的就是被同伙出卖,更遑论这次出卖他的,是他的亲弟弟。”

“从阎同君嘴里得知,那些劫囚车欲杀人灭口的人,果然是他弟弟阎志君的人马。早先他弟弟就和他约定好了,让阎同君咬紧牙关怎么也不要泄露了秘密,在押赴刑场的路上他们会安排人营救。直到这会儿哥哥阎同君才发现他们不是营救,而是灭口。”

“那个阎同君究竟招供了些什么内容?和我们的案子有关么?”

“关系大了。”老福说道,“据阎同君透露,在没被捕之前,他一直是老老实实做毒品生意的。后来,他们接洽到了一伙英国人。这伙英国人有一条不错的毒品渠道,成色好,数量大,并且愿意给他们比市面上优惠许多的价格。但是午餐不定免费的,要求他们协办办一些事情。”

“至于什么事情。”

浮出水面



◆书名: 给福尔摩斯的信
◆作者: 儒爵爷
◆出版社: 古吴轩出版社

加上这个悍匪劫囚,一个个劲爆的元素都出现了。

目前似乎有露出真相之势,似乎那个威尔莫茨教授就是幕后推手了,外加阎家老二和他的人做打手。可是他们显露出了超强杀伤力:严密的作案步骤,强大的武器装备,还有那个无比庞大的,似乎无所不能的共济会;前面一个或许老福能给他一一瓦解,后面两个呢?就凭着我们三个人,能有机会击倒他么?甚至是找到他,靠近他?

“哎呀,失算了。”一边的老福突然叫了一声,接着就双眼死死地盯着报纸。

我和瑞恩立马抛开各自手头的东西,把头凑了过去,只见报纸上几个大字:“钱塘江退潮浮出男尸,死者系全国通缉毒贩。”

我们赶紧地往下面内文看去:“……根据现场死者身上的身份证显示,他名叫阎志君,系全国A级通缉犯,警方初步认为是犯罪团伙内部争斗引起的凶杀……”



◆书名: 七年一梦迟迟醒
◆作者: 芬妮欣欣
◆出版社: 朝华出版社

